

口語 文法

廖庶謙 著

光華書店發行

序

最近過去的一年，我把全副的精神都用在中國文法上了。雖說因爲自己生病的原故，不會每一天都把全副的精神貫注在文法上；但是，只要哪一天病勢輕鬆一些，却是不論早晚都在考慮文法上的問題的。

在起首的時候，我是想寫一本二十萬字左右的東西，準備把口語文法上全部的問題，都來草定一個假定的答案。

後來因爲物價高漲，而且高漲得很快，使得我生活上不能夠維持；再加上資料的難得，使得我不能夠充分的而且迅速的接受前人的遺產。

爲了這兩點，我就不能夠不把那個比較大一點的計劃暫時的擱置下來。雖說已經寫過了五萬多字，也沒有法子繼續的寫下去。

這一個小冊子，就是那本大冊子中間的一部。但不是零星片段的一部，而是略爲帶了一點大綱性的一部。

在這個小冊子裏面，由筆者個人所提出來的新意見是很多很多的。並且，有一些，自己還認爲對於中國文法上多少有一點小補；自然，也有一些還要等候大家來提出討論。

經過將來的討論以後，我準備依據大家共同的意見再來補充和改正。因爲‘口語’的文法是應該由大家的‘口’共同來商討決定的。

廖庶謙

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寫在四川
北碚對岸五里的一個小集上

目 次

序

- 一 文法是從哪裏來的..... 1
——文法的發生和中國文法簡史
- 二 中國文法要怎樣研究..... 7
——研究中國文法的方法和範圍
- 三 從勞動的呼聲說起..... 13
——從原始的感嘆句到語言的感嘆句
- 四 有呼喚的也有應諾的..... 19
——從召集的呼聲到呼喚句

五	反映物質怎麼樣運動……………	26
	——從勞動主體的發現到陳述句	
六	怎麼樣問就怎麼樣答……………	33
	——從陳述已知的陳述句到尋求解答的問答句	
七	從名詞性的短語到名詞性的子句……………	41
	——從基本的單句到包孕的複句	
八	動作上的主從發展到句子上的主從……………	48
	——從連續動作的單句說到主從的複句	
九	動作上的聯繫發展到句子上的總結……………	56
	——從平行動作的單句說到平行的複句	
十	複音詞類的發生和發展……………	64
	——短語的構造和複音詞類的創製	
十一	從感嘆聲到語言上的感嘆聲……………	74
	——感嘆詞和感嘆句的種類和構造	
十二	首先從運動上着眼……………	81
	——動詞的種類和應用	
十三	名詞的種類決定量詞的種類……………	89
	——名詞的種類和事物的數量	
十四	動詞變成了介詞以後怎麼樣……………	96
	——介詞的種類和他們的位置	
十五	從介詞或者動詞變成成功的連詞……………	103
	——連詞的構造和應用	
十六	有一些怎麼樣的運動……………	110
	——副詞的發生、特性、構造、種類和應用	

- 十七 有一些怎樣的運動者…………… 119
——形容詞的發生、構造、種類和應用
- 十八 語句的情態和停頓…………… 129
——助詞的發生、種類和用法
- 十九 語序的倒轉和移動，成分的省略和加添…………… 139
——句子的變化
- 二十 段落篇章和句子的關係…………… 147
——“句本位文法”的擴張

一 文法是從哪裏來的

• 文法的發生和中國文法簡史 •

文法是從
哪裏來的

有人說：“國語本有我們常用而且公認的習慣和規則。把這些習慣和規則，從我們說話的實際上歸納出來，整理、排列，加以說明，這就叫做國語文法。”

這樣的一種說法，是從主觀上首先就斷定已經有了文法；不過，這種文法還僅只是一種“公認的習慣和規則”，還保存在我們“說話的實際”當中，還不會“整理、排列，加以說明”罷了。

至於‘爲什麼會產生我們今天這種文法?’‘爲什麼不會產生別樣一種文法?’這是過去研究文法的人們不會答覆過的。

這個問題，有兩點要答覆：——

第一是：因爲客觀上一種怎樣的原因，便產生了這種文法規律呢？

第二是：文法自從發生以後，它經過一種怎樣的發展過程，便成了我們今天“公認的習慣和規則”呢？

文法的規
律也是現
實的反映

我們人類，一向就是過着共同生活的。我們是生活在大自然的中間，尤其是生活在我們共同勞動互相依存的社會聯繫中間。

我們的意識，就是客觀現實的反映，尤其是我們生活在裏面的這個社會關係的反映。

語言這種東西，它就是在我們人類共同生活的聯繫上發生的，在我們人類共同勞動的過程上發生的。

當它最初發生的時候，是在一種很自然的狀態下發生的，並不是首先有人故意創造了語言，然後才教以後的人們說話。

到了發生以後，它就慢慢的變成促進思維的工具了。再進一步，它又反轉來，變成表現思維的工具了。語言對於思維，它就是在‘促進思維’和‘表現思維’這兩個相反相成的工作上前進着。

當它作爲促進思維工具的時候，它便好像亞刺伯數字的幫助計算一樣，它把我們的思維一步一步的向前推進。當它作爲表現思維工具的時候，它又把我們思維上的結論具體的表現了出來。

在促進思維這一點上，語言是發達思維的工具；但是，在思維每次前進了一步的時候，它却又把語言的本身也改進一步了。

只因為現實是有規律性的；所以，反映到我們的意識上，或者思維上，也必然會有它的規律性；同樣，把意識或思維表現到我們的語言上，也必然會有它的規律性。

文法的本身
也有它發展的
過程

從一種勞動的呼聲或者一種原始的詞句在人們相互間彼此瞭解的時候起，我們就有了文法。因為，既然得到彼此的瞭解，那裏面就有“公認的習慣和規則”了。

不過，我們人類那些老祖宗所“公認的習慣和規則”，不見得就是我們今天公認的文法。這就因為：人類思維上對於現實的反映，是一個繼續發展的鬭爭過程，有它一段發展的歷史；所以，伴隨着這種鬭爭過程發展起來的語言，它也必然的有它一段從小走到少壯的年齡。

語言和語言上文法的發展，它是從下列三點上發展起來的：

第一是：社會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便產生更進一步的語言和語言裏面的文法。比方，在中國就有古體文法，白話文法和正在建立過程中的大眾語文法。

第二是：跟着社會的進步，那種落後的人們所用的語言和文法，便被那些前進的人們所用的語言和文法來替代。比方，在目前中國的社會裏面，過去那種文縷縷的語言已經不大聽得見了。

第三是：語言裏面詞句的本身，文法的本身，它們各別的互相競爭，把那些繁雜的、艱深的、笨拙的詞句或規律淘汰、消滅，把那些簡明的、容易的、活潑的詞句或規律保存下來，並且還要向前發展。這種揚棄作用，雖說是通過我們人類去進行的；但是，在語言和它的文法本身上也還是有它的發展規律。比方，中國古體文法裏面的許多規律，到了白話文法裏面就不用了。在

白話文法裏面，也增加了一些更進步的規律。

中國古代
的文法

在中國古代語言或文字裏面，自然是有文法的；這在『春秋』和『三傳』上表示得更加清楚。

比方，在『僖十六年經』上說：——

“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我們若是單就形式上來說，“隕石於宋五”，可以改成‘隕石五於宋’、‘隕五石於宋’、‘隕於宋石五’、‘隕於宋五石’；甚至，還可以改成‘於宋隕石五’、‘於宋隕五石’、‘於宋石五隕’、‘於宋五石隕’等等。但是，在實際事實的發生過程上，尤其是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過程上，却只是首先發現‘隕’，然後才發現‘石’，然後才發現‘於宋’，最後才發現‘五’的。

這一個事實的反映過程，只有唯一的一個；所以，這個句子的構造，就只有依着“隕一石一於一宋一五”這個次序才能够和事實一致，才能够真實的、具體的反映當時的現實。

至於“六鷁退飛過宋都”，那却是首先發現‘六’，然後才發現是‘鷁’的。再後才發現是‘退飛’，最後才發現是‘過宋都’的。

因此，這一個句子不能够仿照上一個句子的次序，造成‘退飛鷁過宋都六’。

像這樣一類的研究，在中國語言文字發展的歷史上，是一直沒有停止過的。不過，我們目前還不會用一種歷史發展的方法把它們整理出來罷了。

清代劉洪所著的『助詞辨略』，王引之所著的『經傳釋詞』等書，正是整理這些文法資料的成果；不過，還不會完成一種整

個的體系罷了。

第一部有
系統
的文法書

到了清光緒三十年（就是西歷一九〇四年），馬建忠所著的『文通』出版；他仿照西洋文法的體系和規律，從『四書』、『三傳』、『史』、『漢』等書裏面，把中國古體文法裏面的規律，找了許多出來，完成了中國第一部有系統的文法書。

不過，因為他只注重古文，不注重今文，所以，對於我們口頭語裏面的規律，便完全不曾提到。

又有了
白話的
文法書

到了五四以後，中國的白話，起來代替了文言的地位。同時，白話文法的書籍，也繼續的有了很多部出版。

民國十三年（就是西歷一九二四年），黎錦熙所著的『新著國語文法』出版。他也仿照西洋文法的規律，從中國當時大家所推重的『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書裏面，把中國白話文裏面的文法規律，又找了許多出來。完成了一部白話文法裏面的代表作。

不過，一來因為他所採用的材料，還只是書面上的白話，過了時的口頭語，不是我們當前的口頭語；至多，也只收集了一些“有知識社會”的口頭語，却不是一般大眾的口頭語。二來，因為他把西洋文法上的規律看得太重，用了西洋現成的圖解法，把中國的文字嵌進去，多少甚至完全失掉了中國文法上的特殊性。所以，他那一部書，就‘語’一點來說，還不是我們現在的‘語’，更不是一般老百姓的‘語’。就‘國’一點來說，他還是損害了中國文法上的特殊性，把中國的文法嵌進外國文法的模子（圖解）裏面去了。

白話文的
大衆化

到了民國二十三年，中國有過一次大衆語建設的討論。在那次討論以後，中國的白話文字，越發現出向兩個方向發展的路線：——

有些人寫出的白話，一方面把已經死去的文言儘量的吸收、保存，一方面越發加重了許多不必要的歐化。

另外一些人的白話，却是努力的應清文言；對於歐化一點，也只是採用適合中國語言文字的歐化，反對無條件的歐化。

近幾年以來，後一種的語言文字更加進步了；尤其在文字方面，目前不論在科學的哪一個部門，文學也好，哲學也好，社會科學也好，自然科學也好，都寫下了多少大衆化通俗化的作品。

在這些作品當中，雖說有時還不免有些文言和過於歐化的殘餘但從整個的發展方向看來，這種前進的步調却是系統的而且迅速的了，並且，這裏面已經產生多少更進步的文法了。

還需要口
語
的文法書

不過在大衆語建設討論以後，還留下了一種艱難而又必須克服的工作，那就是：“從活的語言，研究出它們的語法”，並且把它來“代替那些不便當不合理的文法”。

我們目前的通俗文字，已經朝向口語化、中國化、科學化這三個目標前進了；因此，我們今天的文法也應該注重下列的三點：——

第一，我們所研究的語法應當是我們當前口頭上的語法，尤其要是大衆口頭上的語法。

第二，我們的語法要把中國語言裏面的特殊性具體的凸現出來。對於西洋文法上的規律，只可以批判的接受。

第三，我們要把前進的科學理論，在中國文法上展開；同時，還要把中國文法本身上發生發展的規律性，好好的研究出來。

二 中國文法要怎樣研究

• 研究中國文法的方法和範圍 •

過去用過
的
研究方法

在『文通』出版以前，在中國文法的研究上，主要的工作還偏重在材料上一點一滴的搜集；那中間所用的方法，雖說也有演繹，也有歸納；但是，却不曾有意的、全面的、一貫的去採用一種方法。因此，那時候所得出的成果，雖說也是從歸納演繹得來；但是，就整個的體系上看來，還不免是一些零星的、並列的東西。

比方，像『經傳釋詞』那部書裏面，何嘗沒有很寶貴的成績，何嘗不會暗合了歸納或演繹的方法；但是，在整個的體系上，究竟還只能夠算是一些寶貴的材料，還不是一本有體系的文法書。

到了『文通』，它便有意採用了歸納法和演繹法了。它把中國的文章拿來“字彙句比”，“比例而同之”，那正是它用了歸納法。它藉用西洋文法裏面“一定不易之律”，來“律夫吾國經籍子史諸書，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這正是它用了演繹法。

到了黎著『新著國語文法』，它在主觀上更進了一步。它是“有時拿着一篇國語文，分別歸納，成立一些假設；有時權把西文法當做‘借來的假設’，去找自家的例證；有時忽然發現了‘例外’，便將假設或修改，或增補或推翻。”

這是在主觀上更強調的採用着歸納法了。雖說採用歸納法的人們，決不會不同時也要採用到演繹法；但在一貫的強調着採用歸納法的人們，他是比較的可以多和片段的真理相見的。

因此，在黎著上，的確也發現了中國文法上多少的特點。比方，形容詞直接做動詞用，動詞轉化成介詞，介詞轉化成連詞等等。不過，因為黎著被出版的時代所限，同時也被他所用的觀點和方法所限，他不能夠更進一步的處理他所見到的多少真理，組成一個更進一步的系統來罷了。

今後要用的
研究方法

目前的世界，已經走到了更加大進一步的前夜；目前的中國也跟着走上了爭取獨立和解放的前途。中國各種科學的每一個部門，都在開始採用目前世界上最進步的觀點和方法，使它現實化和中國化。

因此，在這個時候，在中國文法的研究上，也必然的會走上同一個方向的路線。

分析的說，中國目前的文法研究上，它必然的會吸取過去採用演繹歸納的教訓，改用更進一步的方法，把中國的文法，從整個的聯繫上去研究，從運動的變化上去研究，從矛盾的發展上去研究，而且還會從離開人類意識獨立的客觀上出發去研究。

過去文
法研究
的範圍

在“文通”以前，中國文法的研究，還是偏重在一個詞類或一個句子上的；雖說那裏面也有它的原則，但是一般的却還不會把那一個原則明白的指示出來。

到了『文通』，就明白的、系統的提出文法上的規律了。但是，它把詞類的規律和句子的規律互相獨立，還不是恰當的說明了中國這種單節語的文法。

到了『新著國語文法』，它提出了‘句本位的文法’這一個口號。它說：“在西洋文法課本……近來大家主張一步一步地踏着‘句子’底自然的發展，用作修習文法的程途；先理會綜合的宏綱（句子），再從事於分析的細目（詞類）。”它又說：“國語本有這個‘凡詞，依句辨品，離句無品’的特質。”

因此，黎著就把詞類的研究寄託在句子的研究裏面了。

不過，黎著的所謂‘句本位的文法’，也還是有多少的毛病：——

第一，中國的文字，在每一個方塊字本身上固然分不出詞性，它必須被用到句子當中去，我們才可以把它的詞性分別出來。比方，在‘他來’這個句子裏面，‘來’字便是動詞，到了‘來人’這個短語裏面，‘來’字却又是形容詞了。像這樣到句子裏面去辨

別詞性，自然是‘句本位文法’的長處。

但是，一個詞類的詞性，它不單只在句子裏面可以分別；同時，在短語裏面也是可以分別的。比方，在‘山高’這個句子裏面，我們固然可以認定‘山’是名詞，‘高’是動詞（舊說是：形容詞做動詞用）；但是，在‘高山’這個短語裏面，我們也可以認定‘高’是形容詞，‘山’是名詞。

這一點，在句本位的文法裏面就把它忽略了。

第二，依據句本位的文法，只消把句子分析清楚，就‘再也不必分析地開列許多條例來說明段落篇章怎樣組織’了。

但是，每一個句子，却是要在它上下文的聯繫當中，才能够確定它的着重點的。比方，……

甲問：山‘怎麼樣’？

乙答：山‘高’。

丙問：‘什麼’高？

乙答：‘山’高。

在這兩個問答裏面，乙兩次所答覆的話都是‘山高’；但是，在第一次的答話裏面，着重點在‘高’；在第二次，却是在‘山’了。這樣的着重點不同，就是爲了上下文不同的原故。

這樣，我們若是不從段落篇章上來研究句子，那我們怎麼能够更加具體的認識一個句子的各種作用和它的整個組織呢？

今後文
法研究
的範圍

因此，今後的文法研究，不單只要研究‘詞類’，研究‘短語’，研究‘句子’；而且還要研究‘段落’，研究‘篇章’。並且，不單只要把‘詞類’、‘短語’、‘句子’、‘段落’和‘篇章’分別的拿來研究；而且，還要把這些‘詞類’、‘短語’等等聯繫的拿

來研究。

並且，還不單只要繼續‘句本位文法’的方法，從‘句子’上去研究‘詞類’；同時，也還要擴大這一種方法應用的範圍，從短語上也去研究‘詞類’。

並且，還更要補充‘句本位文法’的最大缺點：從‘篇章’上來研究‘段落’從‘段落’裏面來研究‘句子’。

總一句話說，我們要從總的聯繫上去認識個體。

我們固然要認識樹木，但要緊的是：還要在總的森林裏面去認識樹木。

過去文法
上的
分段研究

過去『文通』的研究對象，是『四書、三傳、史、漢、韓文』，兼及諸『子、語、策』，因為它認定那些文章，“爲歷代文詞升降之宗”，以外的都只能夠算做“非文”；因此，它所研究的，就只

限定在古體文法那一個範圍或那一個階段裏面了。

到了『新著國語文法』，它所研究的是所謂“國語”，是“區域最廣，流傳已久，通行於現代有知識的社會，而又能隨時改進的普通話”。因此，它所研究的，又限定在白話文法那一個範圍或那一個階段裏面了。

除此以外，也曾經有人主張，把古體文法和白話文法混合起來研究。這樣的研究，是想“用同一的架格來處理”古體文法和白話文法。

我們依據歷史的觀點看去，『文通』和『新著國語文法』雖說對於它所研究的那一個範圍或階段，曾經費過很多的力量，有過許多的貢獻；但是，對於中國文法的發展過程，却是還不會再加上一點工夫去注意的。